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四十回 賢母豈忘情發皆中節 淑媛能悟道色總根心

鸞吹等急問何事，任夫人大慟道：「京中有人下來，說文先生直言觸怒，綁在午門，候旨處斬，是他親眼見的。」夫人話未說完，鸞吹、素娥已放聲大哭，湘靈淚如泉湧，面若死灰，素文也滾出滿眼的淚來。鸞吹想起前情，哭暈了去；湘靈一陣心酸，把吃的幾杯酒兒都倒出來，床席之上淋漓不已；素娥哭得昏昏；連那晴霞丫頭也是掩面悲啼，和素文兩個靠著東壁邊哭泣，其驚丫鬟、僕婦，沒一個不短歎長吁。亂了一會，任夫人拭淚道：「你們不是啼哭的事，老爺恐傳述不確，已差人到省中打聽去了。若是假的，一天之喜；若是真的，當從長計較。該是招魂守節，或訪尋著文太夫人奉侍終身，以慰死者之心。大小姐雖未有成言，然已心許文郎，斷無改節之理；二小姐知書達理，自有同心。當商量出一個主意來，不可徒作楚囚之泣。」素娥哭道：「伯母之言固是正理，願大妹為其難者，姪女俟得確信，當招魂設祭，以一死謝責，不復能計及他事矣！」湘靈道：「孩兒也是這個主意，幼勞之德，當報以來生。」夫人道：「一死何難，但事有輕重，道有經權。文郎事母至孝，今因盡忠，不能兩全，雖死豈能瞑目？二小姐當思婦代子職，以慰泉壤，不宜草草以一死謝責。至於我女，雖有父母之命，未通媒妁之言，我女意中固已心許文郎，文郎意中實未知有我女，尚講不到士為知己者死。況父母俱存，罔極未報，尤不當匹婦碌碌之見，以自蹈不孝之罪也。」素娥痛哭道：「婦代子職，自有田氏大娘，姪女豈敢上僭？不有居者，誰守社稷？不有行者，誰扞牧圉？相從地下，姪女之意已決，但空負姐姐一片深情，有恩未報，有德未酬，死有餘愧耳。」鸞吹哭道：「妹子說甚話來，文兄此信果確，我亦何忍偷生？當與你同向黃泉，以報知己。但死節易，撫孤難。田氏嫂嫂現懷六甲，倘得生下一男，你當依著伯母所說，與他同事老姑，同撫孤子，才是正理。至若大妹子，則既有父母，又無成言，惟守此貞心，便足千古，死之一事，斷斷不可提起。」任夫人道：「大小姐之言真是金玉。二小姐及女兒俱當立定主意，不可徒死以傷死者之心。」素文帶淚問道：「母親說信還未確，這信係何人所寄？怎樣不確？」夫人含淚道：「本營守備新選出京，到兵科去別他鄉親，正是那一日，文郎引見下來，許多校尉圍在午門，候旨處斬，是他親眼見的。因起身忽卒，不知以後之事。老爺想：滿朝文武，豈沒一個熱腸之人，或有解救。也未可知。故此立刻差人至省，去都院衙門打聽。省中還有鎮守的太監、總兵等官，得信更速，只待差人回來，便知的實了。」素娥哭道：「目今宦寺當權，舉朝結舌，誰人再敢批鱗保救？」鸞吹道：「據我看來，還有解救。文兄如此才學，如此性情，如此相貌，斷無凶夭之理。三月中這場大病，兀是醫好，只怕逢凶化吉，還有生機。」任夫人道：「我也是這樣想頭。朝廷因求直言而即殺直言之臣，亦無此理。朝廷未必無言，聖怒或還可解。」

鸞吹、素娥得此凶信，心如刀割，便不能用飯，哭別了任夫人母女，回到家中商議，俟明早探有確信再處，不可先驚壞了母親，因吩咐未能速往縣中打聽。這一夜，鸞吹、素娥及縣裡的湘靈小姐，淚若珠流，沾床漬席，直哭到天明。鸞吹等著未能回音，身子便如熱石上螞蟻，在房裡不住的打旋。素娥呆在椅上，如死人一般，沒些氣息。直等到黃昏，未能回稟：「省中差人未回，縣裡又打發急足，連夜赴省。小的怕小姐心焦，先來稟知，如今就到城門口候信了。」未能竟是一夜不回。鸞吹、素娥哭到半夜，窗上覺著風聲，一陣冷氣直逼到臉上來，鸞吹一個寒噤，毛髮直豎，扯著素娥手臂，大哭道：「不好了！這是二哥魂魄來了！」素娥便也覺得面上及心口俱忽發冷，哭道：「真個來便好，好領著奴同去也！」恰好生素夢中被驚，鸞吹喊醒轉來，說是夢見白相公，濕淋淋地渾身是血，夢中驚喊，好生害怕。鸞吹痛哭道：「妹子好苦，二哥想已不在人世矣！」兩人真如死了父母一般，攬做一團，哭做一片。直到五更天，精神乏極，漸漸收聲。

明日清早，未能回來說，候了一夜沒信，仍向縣中打聽去了。這一日，鸞吹、素娥也不梳頭，也不洗面，一切水米總不沾唇，認定素臣已死，這未能之信，反若有可無的了。到得傍晚，未能飛奔而歸，道：「小姐，好了！文相公沒有處斬，發往遼東去了！」鸞吹、素娥忽聽此言，如出意外，心中一喜，耳目頓覺明亮，急問真假，未能道：「任老爺親口告訴，說文相公參著國師繼曉、司禮斬直許多款跡，朝廷大怒，要將文相公立時處斬，虧一個七歲的女神童，極力保奏，方得免死，安置遼東，是八月十六的事，省裡已有抄報，怎麼不真？」鸞吹、素娥如在鬼門關上放將轉來，謝天不盡。見未能跑得苦，許賞一兩銀子。吩咐通知洪儒，說：「昨日大相公來勸慰，也出了好些眼淚，可給他一個喜信。」廚下送晚膳來，大家呷了幾口粥湯，倒在床上，如死人一般，沉沉睡去。到半夜醒轉，想起素臣隻身遠竄，舉目無親，野店荒郊，風霜雨雪，一種顛連困苦之狀，重複悲傷起來。鸞吹道：「此時還好，再過幾日天氣嚴寒，冷風撲面，堅冰在須，如何當得？」素娥道：「塞外早寒，那比得南中光景。古人云：『春風不度玉門關』，『八月霜飛柳遍黃』，大約此時已是寒冷不過了。況且對頭利害，主守官員還有許多凌逼，滿朝倖幸，何時可望生還？真個與死為鄰矣。」兩人重複悲啼，哭一回，思量一回，又整整苦了半夜。

次日清晨，縣中著人來說：「大小姐病重，要請兩位小姐去一會。」鸞吹回說：「連日身子不好，一好就來。」與素娥商議，怕這信傳至西莊，苦壞了水夫人，要親去報知，好曲為寬解。因不貪茶飯，熬些米粥，尚未即食，素娥忽然一個頭眩，直倒下去，鸞吹連忙扶住，掐著人中，正在喊叫，恰好縣裡又差丫頭晴霞前來問候，入房看見，三腳兩步趕至床前，幫同灌救，救得素娥轉來，鸞吹已是四手如癱，倒在床上，扶頭不起。晴霞私向生素道：「我家大小姐病勢忽重，要請二小姐去醫治，那知兩位小姐也是這樣。我伏侍小姐頃刻難離，不能久待，俟兩位小姐身子好些再來請罷。」說畢，茶也不肯吃，如飛的上轎去了。鸞吹、素娥歇息一會，勉強起來，兀自頭重腳輕，不能行走，只得回了莊客，泥神土佛，你我相勸。定了兩日，然後坐轎到西莊來。鸞吹、素娥料得水夫人忽聞此信，必有一番痛苦哭泣之事，恐老年人支當不起，到了莊上，且不進去，叫丫頭煎好參湯。素娥又怕田氏動了胎氣，另煎一服安胎藥。都停當了，然後含著眼淚走進水夫人房裡，行禮已畢，與田氏相叫過，素娥直立近水夫人身邊，恐老年人氣厥頭暈以便攙扶，鸞吹宛宛轉轉的說道：「京中傳有一信，二哥應詔極言，傷了國師，皇上本欲寬容，因礙國師臉面，將二哥暫時安置遼東，不日仍要召回復用。」水夫人道：「崇正辟邪，本玉佳素志，這是不消說了。但他因斬直擅權，陰蓄異志，常抱憂憤，怎此番獨論國師，把這切切之災竟不提提？只怕此信還有未確。」

鸞吹見水夫人並不驚惶，毫無愁苦；田氏雖有愁容，亦少哀痛迫切之意，便大著膽實說道：「還聞說二哥劾了國師及司禮許多款跡，皇上大怒，竟要加二哥極刑。虧得一個七歲女神童在御前極力保救，方得釋放，安置遼東的。」水夫人道：「這便是了。玉佳之禍，輕則謫戍，重則誅戮，今但安置遼東，深感皇恩解網矣。曾否干連家屬，大小姐必知其詳！」鸞吹、素娥同聲說是並未涉及家屬。水夫人因向田氏道：「你夫婿僥倖生全，我與你均無連涉，此天幸也。我不是常和你說來，我之避難，非恐玉佳賈禍，罪及家屬，實慮督學下石，辱及妻孥。倘因直諫觸怒朝廷，既戮其身，復連及家屬，自當投身有司，或刑或戍，順受國法，豈敢逃避山澤以倖免乎？今蒙皇上天恩，祖宗福庇，得免西市刑誅，避荒竄逐，我與你禮當叩謝。」田氏含淚應道：「婆婆所見極是。」叫冰弦拿出紅氈，隨著水夫人望北拜謝皇恩，又望南拜謝了祖先，然後留鸞吹、素娥坐著吃茶。

鸞吹、素娥滿眼含著涕淚，滿肚懷著怨憤，見水夫人這一番舉動，不覺爽然若失，卻又念老年愛子，何以漠然至此？心中又未甚貼然，因問道：「孩兒心有所疑，不敢不直陳於母親之前。孩兒一得此信，痛不欲生，而母親處之若素，幾於太上忘情。竊以母子天性，恐不宜漠然；若此，自必別有權衡，求母親明訓以開茅塞。」水夫人愀然道：「天下豈有不愛子之母哉！喜怒哀樂四者，情也，而有裁制此情者，是以發皆中節；若詢私情，忘大理，則不中其節矣。玉佳以戇直之性，應極諫之科，自必痛哭流涕，直陳時政。當今宦寺擅權，奸僧煬灶，投鼠犯器，撻龍批鱗，豈有不敗之理？然事君有犯無隱，居官急病讓夷，若依阿取容，宗社民生，安所仰賴？為父母者，與其有子為奸臣、為佞臣，何如有子為忠臣、為直臣？既欲其忠與直，而又懼其受忠直之禍，天下無此兩全之術矣。老身所慮者，玉佳見理未精，臨事而眩，因老身之故，以私廢公，詢小遺大，不能明目張膽盡所欲言，上愧祖父之家

聲，下負嫠母之期望耳。若諫而得禍，是意中事也。特以老牛舐犢之私，慮其蹈不測之罪，身攬斧鉞，未免有情，能無慨然乎？至謫竄之事，則固月餘來所禱祀而求者，豈求而得之，反有可哀乎？昔謝安得淝水捷報，對客夷然，人戶不覺履齒之折，世皆知其矯情而不知其矯之非。夫以宗社安危係於一戰，戰捷而喜，情之正也；矯而不喜，情之賊也！勝不當喜，豈敗乃可喜乎？彼不知其當喜而矯為不喜，後人亦但責其不能不喜，而不責其不當不喜，此大謬也。老身今日，大小姐視之似乎當哀，而實並無可哀；又似乎矯為不哀，而實並無所矯。書傳所載王陵、范滂諸母，處倉卒之時，得哀樂之正，皆由理明，是以識定，老身前日原說，此番喜信即是禍根，大小姐不以為然，反有奢望，故驟得此信，為可哀耳。若意中之事，惟恐失之意外，則更何可哀耶？」

這一席話，說得鸞吹、素娥二人透骨生涼，滿心發亮，覺兒女私情與聖賢學問相懸不啻天壤，齊說道：「夏蟲不可語冰，不聞正論，虛過一生矣。」水夫人太息道：「玉佳之得罪不足悲，朝廷之顛倒深足慮，開科求言，而即罪言者，是絕言路矣！且滿朝臣子無一敢言，援手者反出自小小女娃，真可謂朝無人矣，奈何？但這個小小女孩，聰慧不足奇，所奇者能別賢奸，回天怒，全直節之臣，蓋聖明之愈，為足敬耳。」素娥道：「聖怒不測之時，而欲以口舌回之，女娃有才有識，兼有膽量，真不愧神童之目。」田氏道：「這女娃非為官人遊說，實為國家愛惜人才，培植元氣。但官人非此女已受極刑，該請兩位姑娘留心打聽著他姓名居址，以圖報效。」水夫人道：「這卻是要緊的。大小姐可著人至縣一問。」鸞吹應諾，歎一口氣道：「金羽妹子絕世聰明，有膽有識，今年也是七歲，可憐有才無命。這女娃便得遭時際會，名聞天下。人固有幸有不幸耳。」話未說完，一個丫頭手裡拿著京報說：「是未能在縣裡借來。」水夫人叫鸞吹等同看，先看著黨、馮二人奏對，水夫人勃然道：「天下怎有這班鬼魁，竟說出這等無父無君的話來！二奸之罪，通於天矣！」及看到素臣所言，歡喜道：「賴有此耳！當此時而不為此言，與禽獸無異，雖不見用，天理存存，逆豎奸僧之魄褻矣。」及看到謝紅豆三對，贊道：「早慧若此，真可愛也。」又看到降的旨意一條是：

奉聖旨：生員文白，妄行奏對，非毀聖教，侮辱大臣，甚屬狂悖。著革去衣頂，安置遼東。該地方官好生收管，不許出境。兵部郎中趙且，所保非人，著革職。欽此。

水夫人蹙額道：「又累及趙日月得此處分，薦賢為國，天下將視為畏途矣。」一條是：

奉聖旨：楚王見後所進女神童謝紅豆，弱齡夙慧，博通經史，文章蔚然，良可嘉歎。著賜國姓，冊為縣君，留仁壽宮教公主及諸王、郡主。欽此。

水夫人及鸞吹等俱各歡喜道：「原來叫做謝紅豆，想是湖廣人了。以七歲女娃而為公主、郡主之師，曹大家、宋若莘姊妹俱在後塵矣，真千秋佳話也。」看到臨末一條，卻是：

奉聖旨：監生黨桐、舉人馮時，俱著試御史上書房行走。欽此。

水夫人浩然歎道：「劉口下第，此輩登科，能無厚顏！但刑賞倒置若此，如宗社何？杞人之憂，難可解矣。」看畢，又夾有一幅抄稟，是從東廠探出，謝紅豆在宮保救素臣的奏對。水夫人贊歎道：「此方不愧女神童，真國家之祥也。」鸞吹等皆嘖嘖歎羨，田氏感激不覺涕零。是夜，鸞吹與素娥私議道：「太姒助教，孟母三遷。良玉必產於深山，明珠必生於滄海。母親這一種襟懷，這一番議論，真令人驚歎無極。我等見識以後也該擴充些，不然與世上這些俗女人無異。」素娥道：「二娘娘落落大方，妹子前日在他跟前便自覺侷促不安。古人要遨遊天下名山大川，結交當世名公巨卿，以開廣志氣，就是這個緣故。何況太夫人性情學問不啻泰山北斗，自顧區區，真若培口之形，燭火之光矣。」鸞吹道：「萬事總由一心，一心可令百體。我因二哥遠謫，憂心如結，自聞母親正論，此時即覺泰然。前日在縣裡，素文妹子說你面有光彩，我仔細看你，真個較前迥別。後來得了二哥錯信，哀傷之後，滿面俱是死滯之色，今日來見母親時，還是晦滯不明，以後又漸漸開朗起來。可見色根於心，有諸內必形諸外。你與二哥雖有約言，不知母親之意，心裡未免憂疑；後來拜見母親，當面許下，心便安貼，所以顏色明潤，光彩嘩然。我因你事既諧，又得侍奉母親，少報二哥之恩，心內歡然，故面上亦有喜色。俗語只道的『人逢喜事精神爽』，豈知不必喜事，凡心有所得，皆見諸色。傳云：『心廣體胖』，洵不誣也。」素娥道：「姐姐真屬見道之言，妹子細加體察，實是如此。只看姐姐臉上，早晨何等晦滯，晚上何等開明。以後當與姐姐互相箴勸，長些學問，才好來依仰泰山北斗。」鸞吹道：「正該如此。見聖賢不能取法，終於愚不肖矣。但旬日不見，鄙吝復生，我與你更當常來瞻仰才好。」兩人講得津津有味，把憂憶素臣之念竟是擱過一邊了。可憐鸞吹、素娥，自自信以後，徹夜憂愁，未曾交睫，這一夜講至三更，不覺安然而睡。正是：

識定自知天地廣，心安常覺夢魂閒。

自此以後，雖是掛念素臣，卻與從前那一種困苦迫切之狀迥乎不同了。次日起來，叫廚下蒸糕，又備了三席，送進水夫人裡邊，過重陽佳節。向水夫人等告過失陪之罪。回家作饗，將到城門邊，見一隊人敲著金鑼直擁出來，幾乎把兩乘轎子都撞翻了。到得家中，作饗已畢，洪儒別去那邊，正要回房，只聽得大巷中一片喧嚷，人聲嘈雜，腳步急驟，鸞吹、素娥好生疑惑，向穿堂後去，只見未能喘吁吁的直奔進來。正是：

凶星白虎方離戶，吉曜青龍乍入門。

總評：

兒女深情較聖賢心地固屬相懸，然非有深情，即無從檢制，漸造聖賢之域。作者特發大願，欲使深情兒女進於聖賢之中和，故有此前半回之文字。其寫鸞吹等深情分兩層刻畫，前一層固刻刻欲死，後一層亦幾與死鄰。越寫得痛苦迫切，越逼得沖和淡靜，一片聖賢心地出來。煎好參湯並安胎藥，素娥直立近水夫人身邊以便攙扶，如此反逼精神百倍，方使下文舉動矯頭天外，不著一絲塵霧也。然非水夫人一番議論，即非太上忘情，亦是晉人習氣。作者借水夫人之口發揮出來，厭心切理，遂令深情兒女從烈火燄中直跳出清涼世界，其功詎為淺鮮？素娥雲：「以後與姐姐當互相箴勸，長些學問，才好來依仰泰山喬岳。」是則教人培植根基，以為受教之地。鸞吹雲：「旬日不見，鄙吝復生。我與你當常來瞻仰。」是又以惕人以一暴十寒之戒。是夜安然而睡。以後較前迫切之狀，迥乎與不同，則更為切指其效驗，以堅定而鼓舞之。其反覆叮嚀示人之意，至深且切。天下後世有情眷屬，當寢食於斯文。

水夫人舉動固矯頭天外，議論固厭心切理，然非有前數回處處埋伏，則突如其來，亦嫌於無根。前兩回雲，輕則竄逐，重則逐夷，喜信即是禍根，拖泥帶水，愈增悲痛等語，歷歷生根，至此特暢發其義耳。以知才子作文，從無突如其來之筆。

謝安履齒之折，非此論不足以定。爰書當編入史論，以振起天下聾聵。

金羽妹子一段明明說破，卻不犯實，可謂匣劍幃燈。